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 閔思毅

主事臣 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 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 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 閔澧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釋教

佛

袁宏漢書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佛地論佛姓釋伽號牟尼要覽小名天中天按列子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周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又秦始皇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帝囚之夜有金人破戶

以出信此則周秦已有佛矣

手指天地

傳燈錄周昭王二十四年釋迦佛生利利王家放大智
光明照十方世界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分手指天地
作獅子吼聲年十九出家號天人師住世四十九年將
金縷僧迦黎衣傳法與摩訶迦葉自一祖迦葉傳至三
十二祖弘忍又佛運統紀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
八日中天竺國淨梵王妃摩耶夫人生太子悉達多三

十二歲於菩提場中成無上道號佛世尊於周穆王五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於拘尸羅國娑羅雙樹間入涅槃至晉宋周隋等十餘家書竝云佛生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癸巳歲四月八日常星不見至匡王五年七十九歲歿於拘尸那城雙樹下葬於回鹿山數說不同竝存之以備參考集覽云梵語涅槃華言示寂也佛以人死精神常在佛之歿示寂而已非真歿也楞伽經云涅槃乃不生不歿之地一切脩行之所依世人誤認以為

死非也

掌着地界

維摩經佛以四大海水入大毛孔不撓魚鱉性彼大海
本相如故又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右手掌中
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人不覺不知不使人有往
來想一千世界謂之小千一千小千世界謂之中千一
千中千世界謂之大千

出家

本相經佛初為太子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
禪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佛初出家乃
於檀特山中學非非想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

出世

續博物志佛以三月十五夜出世二十九出家三十五
得道

聖人

吳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

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信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有間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

仙子

唐詩西方金仙子崇議乃無明金仙子謂佛也又佛曰

空王曰法王曰象王曰輪王曰鎧王曰梵帝蘇東坡記
開元寺吳道子畫佛西方真人誰所見衣被七寶從雙
趺當時脩道頗辛苦栢生兩肘鳥巢肩初如濛濛隱山
玉漸如濯濯出水蓮道成一旦就空滅奔會四海悲人
天

佛身

十住論佛身七處平滿謂以兩手兩肩兩足及額也佛
地經佛表裏八處平滿甚菩薩經佛者有大神力身紫金

色韻府西天有佛其形長一丈六尺而黃金色故東坡
詩問禪不契前三語施佛空留丈六身

佛心

唐宣宗問弘辯禪師何為佛心對曰佛者西方之語華
言覺也謂人智慧覺照為心心者佛之別名有萬千異
號其體惟一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又文粹佛之心以空
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
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故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所

謂救溺以手救火以水具於生人亦幸矣

琉璃喉

三昧經佛咽喉如琉璃筒

珊瑚口

大智論佛口色如珊瑚

珠眉

瓔珞經佛眉象珠火

金面

脩道經佛面光如金花又月面雲眸雪齒金容俱佛像也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泪遍體俱濕時人稱為佛汗如此者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

現足

世尊入般涅槃一祖迦葉至雙林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出雙足按世尊如來瞿曇南無皆佛號

化身

有僧問風穴曰如何是佛穴曰金沙灘頭馬郎婦世言

觀音化身按馬郎嘗見美婦賣魚遂求為婦婦曰適體
不安少安相見未幾而死忽有僧來云此菩薩也以錫
杖挑骨凌空而去又續玄語錄延州有婦人甚有姿色
少年子弟悉與狎數歲而没人塋之道左大厯中有胡
僧敬禮其墓曰斯乃大慈悲喜捨俗之欲無不徇焉此
即鎖骨菩薩順緣已盡衆人開墓視其骨鈎結如鎖狀
遂與起塔馬郎婦事大率類此觀音大士本是男身化

身為女

馬馱經

大藏一覽漢明帝永平二
年上偶夢金人魏魏丈六
飛至殿庭光明炳耀訪問
羣臣通事舍人傅毅對曰
臣聞西域有得道者其名
曰佛陛下所見得無是乎
帝遣博士王遵蔡愔等十
八人同往西域求佛法至
月氏國遇迦葉摩騰竺法
蘭二梵僧帶白氎畫釋迦
像經四十二章白馬馱之
迎至洛陽上大悅于西門
外立精舍以處

之遂譯四十二章經中國有三寶自此始摩騰竺法蘭
二僧皆中天竺人三寶謂道寶經寶師寶也

龍聽法

隋書經籍志釋迦住世教化四十九年天龍人鬼竝來
聽法

永寧金像

魏作永寧寺鑄金像高一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五
像二為九層浮屠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浮屠高九十丈

上刹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

滎陽玉像

唐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為刻玉像于滎陽佛祠以祈年五代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國乏錢乃悉詔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身世為妄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其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

舍利子

釋氏要覽注釋迦佛既化弟子阿難等焚其身有骨子
如五色珠光瑩堅固名曰舍利子因造塔以藏之龍舒
心經曰舍利子亦云舍利弗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
舍利弗鳥之眼故因其母而立名或云舍利鳥則此間
所謂鶯鳥其眼圓因以舍利稱其母此言舍利子若曰
婦人舍利者之子也

法喜妻

菩薩問維摩居士父母妻子眷屬是誰答曰智度為母

方便為父法喜為妻慈悲為女善心成實為男畢竟空
寂為舍按法喜者謂見法生歡喜也東坡詩曰雖無孔
方兄願有法喜妻

般若臺

清涼禪師曰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也昔
陳文達誦金剛經有人入冥府見築臺云此待陳文達
按般若梵云般若此云智慧言人受超薦則能智慧也

兜率宮

佛生於兜率天亦曰兜率宮

舍衛城

世尊凡至食時着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妙喜國

佛言有國名妙喜維摩詰於彼國寂沒而來此生也

金界

佛書有金色境界佛

寶洲

佛書有南無寶洲佛

蜂臺

蜂臺佛誦經臺也唐詩把菊坐蜂臺

獅子座

獅子座即佛座也

銖衣

唐詩銖衣千古佛

玉鏡

藝文運光玉鏡道茂金輪言佛法妙也

慈雲

雞跖集如來慈心如大雲蔭注世界藝文慧雲匪由觸
石法雨起乎悲心

慧日

頭陀寺碑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衢
則重昏夜曉慧日一云佛日唐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
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言三教

之道若三光竝明也客不能難

梵輪

唐詩花沒梵輪前梵輪佛鏡也又曰仙輪

福舍

藝文效彼毗城建茲福舍毗城佛國毗耶城也

恒沙

恒沙佛教所施即世界也又佛法之妙境謂之玄津

法界

法界謂佛法所施之地盡法界而虛空也

玉毫光

玉毫光佛光也藝文玉毫朗照出天人之表

金粟影

金粟影佛影也發迹經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又
祖庭事苑佛維摩詰是金粟如來

極樂界

佛書經言西方淨土以七寶裝嚴無地獄餓鬼禽畜以

至蠕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故名淨土其人
生蓮花中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序常春
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

大願船

淨土文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就北世界呼引衆生
上大願船送至西方如有往者無不得生

彼岸

梵經云波羅密多此云到彼岸西土俗以佛地為彼岸

蓋衆生輪回作業之地如在海中故謂之此岼則佛地
所以謂之彼岼

此域

佛家以道為此域

象教

象教者如來既化諸大弟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瞻敬
之以形象教人也故杜詩曰方知象教力又劉禹錫記
自白馬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

聲聞

傳燈錄因聲得教者謂之聲聞但不了自心於聲教上起解或因神通或因瑞相語言運動聞有菩提涅槃三阿僧祇劫脩成佛者皆屬聲聞又要覽諸佛聖教聲聞為上首

龍音

十方佛名經有鸞步龍音佛金乘珠藏佛

螺髻

世尊於肉髻中出百寶光肉髻如青螺故曰螺髻

日月燈

佛名經有三萬億日月燈明佛

旃檀海

觀佛三昧經有五百旃檀海佛

止觀經

杜詩白首重聞止觀經按佛經止能捨樂觀能離苦又云止能脩心能斷貪愛觀能脩慧能斷無明止如定而

後能靜觀則慮而後能得也

入定影

初學記輕飛入定影

淨因

唐詩年來百事皆無結懽與湯師結淨因淨因即淨業
蓋禪學也又佛祖不立文字以心傳心是謂正因

勝果

湖州法華山樵夫得青蓮一枝掘地有石匣藏一童子

舌根不壞花自舌出是人誦法華經致此勝果因以名其山又法華經有人聞是品能隨喜讚善者是人口中常出青蓮香

紺馬

藝文天琴夜下紺馬朝翔紺馬佛所乘也

火龍

藝文如花譬象若火疑龍言佛像也

真如

馬師云真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賊為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作大智若真如無變易是外道也唐僧懷素詩醉裏得真如劉禹錫詩心會真如不讀經真如謂禪理也

大覺

佛妙道有上玄曰大覺曰妙覺又有五覺衆生覺聲聞覺三乘覺菩薩覺佛覺

共命鳥

佛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即迦陵頻伽鳥也

護禪龍

唐詩烏聚疑聞法龍參若護禪

優曇花

見祝壽又蘇東坡詩優鉢曇花豈有花問師此曲唱誰
家已從子美識桃竹更向安期覓棗瓜宴坐林間時有
虎高眠榻後不聞鴉勝遊自古兼支許為採松枝寄一
車

沙門果

傳燈錄沙門果非因果之果非有非無非真非妄非生
非死無迷無悟不曾出世不入涅槃不曾生諸惡道亦
不曾為人亦不曾成物亦不曾為諸天常自無為湛然
常寂

毒龍狂象

唐詩毒龍怒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皆佛家所有事也

愛馬心猿

藝文三循祛愛馬六念靜心猿佛言除慾累也

摩尼珠

佛珠曰摩尼珠以喻法性圓明清淨不染穢汚也故唐詩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隨坐衣

梵語云尼師壇又云尼師但那此云隨坐衣唐言坐具也

貝葉經

唐詩貝葉經文手自書西域佛經多以貝多葉書之

蓮花偈

即佛語也

禪枝

庾信安昌寺碑禪枝四靜慧室三明杜子美遊脩覺寺
詩禪枝宿衆鳥

心樹

佛教若生心樹願結因芽

無量心

慈悲喜捨是四無量心授與饒益是慈相除去衰損是悲相慶慰得捨是喜相忌壞平等是捨相

不住法

金剛經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光明照見種種色色又有所謂不住色而行布施謂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也如是布施是不住於相其福德不可思量又

有不住天謂天運無常以成四時也

梵唄

梵語唄者華言止斷外事蓋讚詠之聲也清而不濁雄而不猛流而不越凝而不滯遠聽則汪洋峻雅近聽則從容和肅昔曹子建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惋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寫為梵唄此梵唄所自始也一說梵唄是趙石勒時事

法供

佛諸供養中唯法供養最重

遙源濬波

文選玄關幽鍵感而遂通喻法藏也遙源濬波酌而不竭喻法海也

妙臺慧殿

藝文上微妙之臺昇智慧之殿言佛道之至妙也又法華經佛以慈悲為室以通慧為門

忍草靈花

唐詩晨行踏忍草夜誦得靈花

心香意葉

佛言牕舒意葉室度心香又曰意樹發空花心蓮吐輕
馥

愛河欲網

佛言善度愛河能褰欲網

覺路迷川

佛經以黃金為繩以界八道故李白歸山寄孟浩然詩

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川

莊嚴相

言佛像之光彩也

方便門

方便門佛教也藝文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無生篇

無生篇釋典也文選暢以無生之篇

無生觀

無生觀佛境也又曰無生鄉唐詩試將有漏軀聊作無
生觀

戒定慧

白居易文法要有三曰戒定慧戒生定定生慧慧生八
萬四千法門是三者迭相為用若次第言之則定為慧
因戒為定根根植則苗茂因為果樹樹培則果滿無因
求滿猶夢果也無根求茂猶揠苗也

律法禪

白居易問惟寬禪師曰既為禪師法何以說法師曰無
上菩提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應用者
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則
無二

白法玄言

白法玄言皆禪學也唐詩白法調狂象玄言問老龍
雕談妙辯

雕談妙辯皆佛論也唐詩雕談筌奧旨妙辯嗽玄津

香積飯

維摩居士遣八菩薩往衆香國禮佛言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以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于是香積如來以衆香鉢盛飯與之

伊蒲饌

東漢楚王英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注云伊蒲塞即優蒲塞也或云伊伊蘭花蒲即菖蒲花西域以之供

佛故曰伊蒲餽

慧劍

維摩經以智慧劍破煩惱賊

戒珠

法華經精進脩靜戒猶如護明珠

見性

要覽禪者定慧之通稱明心達理之趨也達磨觀此上
機緣繁紊乃曰不立文字者恐其執文滯相也直指人

心乃見性成佛者明其頓了無生也

忘心

黃蘗示要論一念離真皆為妄想一念計生死即落諸
魔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凡人皆逐境生心若欲無境
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境空則妄滅若見善相諸佛來
迎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畏心但自忘
心同于法界便得自在

七燈

藝文輪斷七燈暉燈佛燈也

三車

傳燈錄佛有三車謂羊車鹿車牛車也法達問六祖曰
經說三車大牛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祖曰汝自迷背
不如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法華經大白牛肥
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法也古詩有時與我論三
車杜詩白牛車遠近古禪師語錄設有人道得言語火
新中旨趣都總不知必無實行只謂之鸚鵡車可也

七能

傳燈錄嵩神謂元珪禪師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拔上帝東天行而西天曜乎曰不能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岳而結四海乎曰不能曰是謂五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成空業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佛能知羣有性而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是謂三不能也空業亦不牢久無

緣亦謂無期衆生界本無增減

八解

八解沙門浴池名佛言英妙八解心高超七花意又云
七花屏塵想八解濯芳襟

三塗六道

三塗一曰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曰憂慾門中尸道
地塗界三曰貪慾門下尸道人塗界六道謂天道人道
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也唐傅奕曰偽啓三塗謬

張六道三塗亦曰三惡

三明六入

文選氣茂三明情超六入三明謂天眼明宿命明漏盡
明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
法又有六度謂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
六智慧布施以廣義持戒以守信忍辱以為謙精進以
思敬禪定以守靜智慧以通理是謂六波羅密

五分法身

王介甫金陵語錄五分法身所謂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五者皆以超出五陰故戒超色陰定超受陰慧超想陰解脫超行陰解脫知見超識陰

三玄法門

古禪師語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此三玄法門是佛祖正見學人但入得一玄已具正見若不達此三玄別有解悟皆是邪見體中玄即函蓋乾坤句中玄即隨波逐浪句中玄中玄即截斷衆流句

第一機

雲門問臥童長連牀上學得是第幾機曰第二機雲門曰作麼生是第一機童曰峭緊草鞋

不二門

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摩詰默然文殊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又佛教有方便門藝文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超九劫

初學記始出四門終超九劫四門謂在家男女惡門大
慚愧門努力門迴向門

消三幡

文選消一無於三幡言三幡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
也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

三緣

古禪師語錄第一為了自己輪迴生死二為紹隆三寶
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

四諦

龍舒心經四諦謂苦集滅道是也苦謂一切生老病死之類集謂一切聚集骨肉之類滅謂壞滅道謂脩行之類諦者以理審諦非徒說也經又云見苦斷集因滅脩道

三藐

佛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語阿此云無梵語耨多羅此云上梵語三此云正梵語藐此云等梵語菩薩此

云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乃無上正等正覺謂無上真性也

四智

傳燈錄四智者謂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所作智六祖謂智通曰若悟三身即名四智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

三業

顏魯公文如來以身意口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以行住坐臥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照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

四恩

大乘本生經恩有四種一父母二師長三國主四施主

三天

佛家有三天謂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也唐詩三天接畫梁又佛書有諸天皆言勝樂之事杜詩諸天合在藤

蘿外

八風

寶積經及大毗婆娑論以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
要覽得可意事名利失可意事名衰不見前排撥名毀
不見前讚美為譽見前讚美為稱見前排撥名譏逼
迫身心名苦悅適心意為樂寒山子詩八風吹不動黃
山谷詩八風吹得行

七聖財

報恩經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
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七
聖財故口舌皆鑿身之斧也七聖財謂一信二精進三
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
名財

三世火

僧靈一詩燈傳三世火樹老五株松三世謂去來今也
三世火謂燈火常明也

三昧

佛法妙處恒在三昧三昧謂調直定也佛言雜記道家云貞一儒者云致一釋氏云三昧其義通也言一即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反覆存之而已

六通

華嚴經一天眼二天耳三地心四宿命五神足六漏盡謂之六通

四大

圓覺經我今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
垢色皆歸于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
利皆歸于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

六根

龍舒心經眼耳鼻舌身意為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為
六塵界眼識色處為眼識界耳聞聲處為耳識界并鼻
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摠為十八界

五蘊

道院集五蘊謂色受想行識也色謂色身有形或黃或白是也受謂一切受苦受樂受用是也受謂一切思念是也行謂所行之事識謂曉解世間事五蘊即五陰

六宗

達磨祖師立六宗一曰有相宗二曰無相宗三曰定慧宗四曰戒行宗五曰無碍宗六曰寂靜宗又傳燈錄有五宗曰臨濟宗曰漚仰宗曰曹洞宗曰雲門宗曰法眼

宗又有三宗曰眼宗耳宗心宗

八正

八正謂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如來開此八者大蔭其人交喪失於道者

五衍

文選如來乘五衍之安車又云憑五衍之載拯溺逝川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而如來教化之使濟也

成佛在羅漢之先

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按屠兒廣額日殺千羊而能發心成佛在諸大菩薩及阿羅漢之先所謂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固有是理

成佛在彌陀之後

佛經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皆久已造佛境而不肯成佛普賢則廣大修習圓滿未退名未息願文殊則深入善權廣化衆生故未取道觀世音於阿彌陀佛滅後成等正覺號普光功德山王如來大勢至繼觀音成佛

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至文殊為七佛導師又云過去
無鞅數佛皆其弟子成佛之時以恒沙諸佛世界為一
佛刹則諸佛功德未有如文殊者也

武后造寺

唐武則天建佛寺御史張廷珪上疏曰佛者以覺知為
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
音求我是人有邪行不能見如來又云如者不生來者
不滅又道院集晁迥曰本覺為如今覺為來故曰如來

阿育造塔

文公譚苑錢鏐曰釋伽真身舍利塔見于明州鄞縣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宋太宗命取舍利禁中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舍利上謂近臣曰我曩世嘗親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

梁武捨身

梁武帝本紀帝溺信佛道凡三捨身日止一食膳無鮮

腴唯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侯景之亂以所求不供
憂憤成疾崩于淨居殿

後主頓顙

江南野史李後主酷信浮屠朝退與后上僧伽帽衣袈
袢誦佛書拜跪頓顙至為瘤贅親為桑門削作廁簡子
試之腮頰少澁滯者再為治之其手不取學佛握印而
行僧犯姦有司具牘還俗後主令禮佛三百拜免刑

迎骨

唐韓愈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法門寺塔迎佛
指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民瞻奉施捨惟恐
弗及至為夷法灼身體委珎貝騰踏於路愈聞惡之表
諫乞付有司投諸水火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
宜加臣身上大怒貶愈潮州刺史

獻牙

五代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趙鳳
言世傳佛牙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

而碎方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釋教

佛祖師

劉禹錫曹溪碑如來滅後五百歲而摩騰竺法蘭以
經來而華人始聞其言後五百歲達磨以法來而華
人始傳其心

面壁九年

傳燈錄初祖達磨姓刹利南天竺國人得般若多羅傳
正法眼藏曰當往震旦設大法樂師遂泛重溟凡三周
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八年也武帝詔至金陵問曰
朕造寺寫經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竝無功德此但
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師知不契潛回江
北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人莫之測時魏氏律師
流支三藏每與師議論是非蜂起競有害心數加毒藥
至第六度以緣化既畢傳法得人遂不復究端坐而逝

按南詔以天子為震旦又輟耕錄以東土為震旦

坐山八載

二祖慧可姓姬初宴坐香山八載有神人曰將欲受果何滯此耶翌日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師視其骨如五峰秀出

授袈裟

達磨至少林寺不立文字以袈裟授二祖慧可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付汝內傳心印

以契澄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汝受此衣用以表明其
法無碍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聽吾偈曰吾本來
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得骨髓

達磨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
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
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
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

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斷臂

二祖慧可初名神光既事達磨即與改名嘗夜大雪侍
立不動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
投崖飼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遲明積雪過膝曰願和
尚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遂潛取利刀斷左臂於前師知
是法器遂以心印袈裟傳之

息緣

二祖慧可初時將平生所悟舉似達磨達磨皆云是知見不是道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注云八萬法門百千三昧十方世界萬象森羅皆是外緣內心無喘謂念不起也二祖從此皆息諸緣心如枯木忽然大省

請懺風恙

三祖璨北齊人年踰四十設禮而問二祖慧可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璨曰不見

罪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懺罪竟謂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璨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外不在內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二祖即為璨剃頭髮告曰達磨以正法眼藏密付於吾今付汝璨既受度隱於舒州皖公山後得道信乃付衣法合掌而終

乞求解脫

四祖道信姓司馬蘄州廣濟人年十四禮三祖璨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師曰何

更求解脫乎道信於言下大悟後於吉州受戒師乃付
衣法信既嗣祖風脇不至席者六十年卻返蘄州住破
頭山唐太宗詔赴京師前後三返以疾辭第四度命使
曰如不付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頭就刃使異
之以狀聞師已先付法傳衣與弘忍至高宗時端坐而
逝

橫出一枝

初四祖一日告衆曰吾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

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五祖弘忍曰莫
是和尚化後橫出一枝傳法否四祖曰善果得法嗣化
于破頭山弘忍蘄州黃梅人

本無一物

六祖惠能姓盧唐廣南人聞五祖弘忍在黃梅乃入黃
梅任役五祖欲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座神秀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惠
能時為行者在碓坊杵臼之間聞之乃曰美則美矣了

則未了夜請同侶書一偈于神秀偈傍曰菩提本非樹
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聞之來觀
心契法嗣遂定乃夜召盧行者告曰佛以無上微妙秘
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達磨以至于吾
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于汝有偈曰有情來下種因
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遂與衣鉢法寶時
有池州使君問五祖曰會中有五百僧不付衣鉢為甚
卻與行者五祖曰會中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會

佛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
人方傳得衣鉢

舉衣不動

六祖既得衣鉢即夜走南奔嶺外有明上座即率十人
躡跡追至大庾嶺能見明上座奔至乃擲衣鉢於石上
曰此衣信可爭耶任君將去明舉之不動跣躡悚慄乃
曰我乃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六祖曰不
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大

悟遍體流汗泣禮而去

揮刃無傷

六祖得法住曹溪神秀亦襲五祖居荊州有南宗北宗之號徒侶競起愛憎忌能師傅衣為天下所聞有張行昌者受囑潛懷刃入六祖室將欲加害六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方丈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傷損六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乃蘇求哀祖遂與金令去神秀姓李號北宗六祖號南

宗

惠能問義

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尼無盡藏讀涅槃經偈即為
解脫尼因問字能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
識安能會義能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行思得法

七祖行思禪師姓劉本安成人往叅曹溪六祖六祖欲
傳以法謂曰從上衣法雙行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受

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趨必多衣即留鎮山門
汝當以法分化一方無令斷絕行思既得法乃住青原
山山在吉安府黃魯直詩至今青原山名與北斗垂

滅魔

十二祖馬鳴大士名功勝忽見女子說偈曰稽首長老
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師曰將有魔
來即一金龍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遂復本
形曰我名迦毗摩羅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

得否曰我未嘗知師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神通由茲發現迦毗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來剃度師乃付法

逢蟒

十三祖迦毗摩羅入山逢大蟒盤繞師身師授三歸依蟒化為素服老人曰我昔為比丘有初學來請益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石窟千載適聞戒法故來謝耳

夢珠有孕

二十一祖婆脩盤頭姓毗舍佉其母初夢吞明暗二珠而孕有一羅漢曰汝當生二子一即祖師二即芻尼按芻尼野鵲也昔如來在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後與聖同脫令無爽矣

還珠為嗣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有長者引一童子見師曰此子當

生便拳左手今既長矣終未能舒願聞宿因師即以手
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奉珠師曰吾前為僧有童
子婆舍吾赴西海齋受襯珠付之今見還矣遂為法嗣

菩薩

菩薩者本云菩提薩埵欲問于稱呼故省文言菩薩
梵語菩提此云覺梵語薩埵此云有情凡有生皆有
情菩薩乃有情中之覺者耳佛有覺性而無情菩薩
亦未免有情故謂之覺有情

倒植泥中

精進度無極經菩薩為魚王漁人以網捕羣魚則首倒
植泥中住尾舉繩衆魚得活

游戲車上

六度集經菩薩為鸚鵡王徒衆三千有兩鸚鵡力勢踰
衆口銜竹衡以為車乘王集其上飛止游戲

頂上如意珠

虛空藏菩薩身二十由旬頂上如意珠作紫金色無涯

際

手中無量花

寶手菩薩手中出無量花

鴿王

六度集經菩薩為鴿王

象友

大智度經菩薩為迦頻闍羅鳥與大象獼猴友共在必鉢羅樹下住自相問言我等不知誰為長象言我昔見

此樹在我腹下今大如是我應為長獼猴言曾蹲地手
逸樹頭我應為長鳥言我於鉢羅林中食此樹果子
隨糞出樹得生以是推之我應最大

角如白雪

九色鹿經菩薩為鹿其毛九種色角如白雪

骨如金鎖

韻府續編觀音大士昔於陝州化為娼女以救淫迷既
灰埋之骨如金鎖不斷此即前佛中鎖骨菩薩是也

雨花

持法門經勝怨菩薩在虛空中立與琉璃雲覆世界雨
金色之花

牽枝

普曜經菩薩成道入水洗浴八方天子各按樹枝菩薩
牽枝出

立行

僧迦羅利經菩薩立行有鳥巢頂上懼卵墜落及鳥未

能飛終不捨去

降胎

普曜經菩薩降神母胎天帝釋梵咸來聽經

夢枕

優樓頻羅經昔有童子脩悟世間化作女形生長者家
其母夢琉璃枕有寶蓋菩薩曰所懷子是空明菩薩

飛鉢

普起三昧經菩薩擲鉢於空中自然飛來

僧上

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至石虎敬事胡僧佛
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削髮出家則是中國人為僧
始于石虎時也僧曰闡士曰開士曰乞士曰大士曰
上人曰德士曰比丘曰善覺曰沙門曰乘門曰浮屠
曰苾芻高年僧曰耆臘曰老宿高僧曰賢懿男僧曰
優婆塞僧有妻曰梵嫂曰房老又曰火宅僧僧衣曰
袈裟梵語本作加沙至梁葛洪撰字苑方添衣一名

無垢衣一名離塵服一名忍辱鎧一名消瘦衣一名
田相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遊行僧曰飛錫安
住僧曰掛錫僧剃髮曰祝髮又曰剃草又按尊勝經
芘芻本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性
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

離日

增一阿含經坐禪入定心不錯亂即為離日比丘

彌天

高僧傳晉習鑿齒嘗詣釋道安曰四海習鑿齒道安即
答曰彌天釋道安道安授業于佛圖澄以師莫過于佛
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一云道安本姓
衛

洗臟

佛圖澄天竺人佛圖虜複姓澄其名也本姓帛氏或曰
姓濕氏晉永嘉中來洛陽善誦神呪役使鬼神腹旁有
一孔嘗以絮塞之夜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又嘗至流

水側從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勒聞
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
蓮花勒愛子斌暴病歿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遂甦

置心

太平廣記唐則天時有女人自稱聖菩薩人心所在女
必知之則天請入宮所言皆驗後有大安和尚入宮太
后令女見之大安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答曰師
心在塔頭相輪邊復問之答曰在堯率天彌勒宮中聽

法第三問云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大安因置心于四
果阿羅地乃不能知女辭屈變作狐下階走不知所適
直指人心

朱子語錄東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
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
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
道林皆是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
至梁會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于因果

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脩
行達磨一切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又翻了許窠臼
說出禪來又高妙于義學

深明宗旨

寶安禪師姑蘇人姓夏親運土石于精巖寺立五臺院
壽八百歲不衣絲縷寢臥亂草深明宗旨

髮白心白

第三祖商那和脩者化緣既久得優波麩多為給侍因

問曰汝年幾耶答曰十七師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
答曰師髮白耶心白耶師曰我髮白非心白也麴多曰
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脩知是法器遂為落髮偈曰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風動幡動

六祖慧能初寓廣州法性寺風揚幡動有二僧對論一
云幡動一云風動六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寺主聞
之悚然邀入室中執弟子禮白于衆曰此肉身菩薩也

又古禪師語錄有老宿見日影透牕因問百丈惟政禪師曰為牕就日耶日就牕耶師曰長老房內有客歸去好

虎跑泉

性空禪師居大慈山無水神人告曰明日有水是夕二虎跑地泉水湧出因號泉為虎跑

鴿啣水

藍田悟真寺有高僧寫涅槃經羣鴿自空中啣水添硯

宿桑

漢襄楷曰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釋氏經沙門受道者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慎莫再矣恐
久則愛戀之心生也黃山開元記夫沙門者不住資生
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托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
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不食

摩松

玄奘法師俗姓陳緱氏人唐貞觀初往西域取經手摩

靈巖寺松曰吾西去汝可西長若歸即東向使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向忽一年東向弟子曰吾師歸矣果然因號松曰摩頂松

一行造歷

唐僧一行張公謹之孫自幼聰黠師事普寂禪師于嵩山見盧鴻文一覽成誦因窮大衍歷數玄宗召問曰卿何能對曰善記覽即以宮人籍示之覽畢如素所習讀玄宗呼為聖人漢洛下閎造大衍歷云歷八百歲當差

一日有聖人出而定之一行適當其期乃造大衍歷而
正其差謬卒謚大慧禪師又續博志一行俗姓張名璩
後出家改名敬賢

禪月投詩

僧貫休姓姜蘭谿人唐天復間入蜀蜀主賜號禪月大
師苦節峻行善草書錢鏐稱吳越王貫休以詩投之云
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
一劍霜寒十四州菜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

他年名上凌雲閣豈羨當年萬戶侯王愛其詩遺客謂
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為四十州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
添詩亦難改聞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飄然入蜀貫休
嘗畫羅漢已畢十五身忽從禪定起自寫本身以足之
今第十六身是也

養鷹馬不放

晉支遁姓關字道林常養鷹馬而不乘放或問之曰愛
其神俊

騎馬何妨

宋禪惠大師雅州名山人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以僧勅戲之師即削髮為僧或叩以佛法不許乘馬師即曰文殊駕獅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何妨其機敏如此

見月大笑

藥山和尚叅石頭得法住藥山嘗一夜登山徑行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應澧陽九十里居民聞之盡謂在東

家也石頭姓陳

立雪不動

見佛祖

赤髭

佛陀耶舍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沙

白足

釋曇如足白于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污濁天下咸稱曰

白足和尚拓拔燾克長安滅佛法曇如見燾燾令斬之
不傷燾怒按劍斫之亦不傷唯斫處有痕如線復令餒
虎虎不敢近燾遂頂禮悔過

晨雞暮鐘

有僧問守清禪師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瓶兼一鉢到
處是生涯又問佛法大意曰擾擾匆匆晨雞暮鐘

白雲茅屋

有僧問廣嚴院咸澤禪師如何是廣嚴家風曰一塢白

雲三間茅屋

玉帶鎮山門

佛印禪師法名了元饒州人東坡與之遊時住潤州金山寺東坡赴杭過潤為留數日一日值師掛牌與弟子入室公便服入方丈見之師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曰借和尚四大作禪牀師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不然願留所繫玉帶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

翰欲于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永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師遂取衲裙相報

草屨掛方丈

昔有一住山僧或謀攘之僧乃掛草屨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枯骸就此埋

杖策閒遊

昶公河南輝縣人自幼穎悟精勸戒律住持白茅寺一

日杖策閒遊謂其徒曰寺東山塢間脩篁古柳異于他境乃吾棲真之所竟如其言

倚欄閒唱

仁王寺有一僧喜唱望江南後出山主一刹未幾欲歸作詩當初只得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欄閒唱望江南故李元善每倦遊則曰吾欲唱望江南矣

能外形骸

僧大顛姓楊氏初居羅浮山後歸潮陽靈山唐韓愈云
潮州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自山召至州
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
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往來
及愈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回留衣與別

能斷思想

臥輪禪師有偈云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
起菩提日月長六祖慧能曰此偈未明心地因作偈曰

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叩杖湧泉

慧遠法師姓賈鴈門樓煩人晉時隨沙門道安南遊遠
見廬山清淨乃以杖叩地曰若此中可棲當使朽壤抽
泉言畢清流涌出遂建龍泉寺

乘杯渡河

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不
脩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與俗人不殊

翠竹黃花

傳燈錄迷人不知此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
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即
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此之言寧堪
齒錄

寒灰死火

古禪師曰無心即是道若得無心輪回永斷但學休心
如癡如愚似胞胎中出來第一莫記一個字在心一向

如寒灰死火枯木石頭又似一個無孔鐵椎始得

解虎盛龍

太白胡僧歌序太白中峰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
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嚴經東峰有
鬪虎弱者將死而僧以杖解之西湫有毒龍久而為患
而僧以器貯之余嘗有獨坐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云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
世人難見但聞鐘牕邊錫杖解兩虎牀下鉢盂盛一龍

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肩眉覆面

施蚊餒蛭

傳燈錄子薰名文炬隱囊山高巖下趺坐旬浹不食誦
經口吐異光或臨水餒蛭或袒露施蚊行則兩虎隨之
正覺常指之曰辟支佛化身也

斷去來心

傳燈錄惠朗禪師號大朗振朗禪師號小朗唐巖維送
普選二上人詩云遙知大小朗已斷去來心金剛經過

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

通内外典

僧道潛於潛人通内外典尤喜為詩蘇軾守杭日卜智
果精舍居之又為作寥泉銘軾稱其詩無一點蔬筍
氣體製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比

木蘭擊鐘

見貧人

岳山破竈

高山有破竈和尚居岳山有廟甚靈惟安一竈遠近祭祀烹殺物命一日師入廟以杖敲竈三下咄云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又打三下竈乃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忽然設拜師曰是什麼人曰我是竈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脫此處生天特來致謝因號破竈和尚

善屬詩文

湯惠休宋孝武時沙門也善屬詩文帝命之還俗官至

揚州從事江淹嘗擬湯惠休雜篇二十一首

旁通書史

僧惠洪新昌人字覺範姓彭氏禪學最深注金剛經楞嚴經旁通書史尤工于詩與陳了翁黃山谷各友善所著有甘露集林間集冷齋夜話天厨禁臠

罵佛罵祖

德山宣鑒禪師辭龍潭龍潭謂衆曰有一個漢眼如劒口似盤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在瀉

山聞聞之曰是伊將來有把茅蓋頭罵佛罵祖去在

嗜蜜嗜琴

僧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故蘇東坡詩招得琴聰與蜜殊
天花雨地

酉陽雜俎大厯初大同坊雲華寺僧儼講經天雨花至
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又僧有戒行嚴潔者天遣如
來獻花

天花着身

維摩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說法便見其
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身上花至諸菩薩即皆
墮落至大弟子便着身不墮天女曰是花無所分別仁
者自生分別想爾結習未盡故花着身結習盡者花不
着身唐僧皎然有詩天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
不起還捧舊花歸

送客過溪

見溪

侍帝幸寺

宋孝宗幸天竺及靈隱寺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來峰問輝曰既是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又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帝大喜

社裏宗雷

慧遠法師始住龍泉精舍後刺史桓伊乃為遠于廬山之東立房殿即東林寺也于是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

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畢頴之南陽宗炳等二十三人竝
棄世遺榮依遠遊止故山谷詩青箬湖邊尋陸顧白蓮
社裏覓宗雷

法中龍象

達磨傳波羅提法中之龍象也智度論龍象言其力大
水行中龍力大陸行中象力大故負荷大法者比之龍
象

泥中蓮花

姚主以妓女逼令鳩摩羅什受之羅什乃自講說云譬
如臭泥中生蓮花但取蓮花勿取臭泥

庭前栢樹

傳燈錄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一僧答曰庭前栢子
樹

聖賢送食

雲居弘覺禪師叅見洞山悟本大師後住山菴每月十
五日須回問訊洞山一日洞山問菴中飯食何如曰俱

無洞山曰每日喫甚麼曰每日常有聖賢送食來洞山
喝云將謂汝個人作麼生卻感聖賢送食弘覺從此歸
菴自備茶食于是聖賢又送食來即不見菴主

士夫饋粟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僧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
老者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
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蓋貯几
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笋之供恒缺乏也

書招淵明

盧阜記晉慧遠法師居廬山與劉麟之等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陶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即往矣遠許之陶至無酒攢眉而去麟之字遺民一字子輿號柴翁以嘗作柴桑令也不知者以為陶淵明又謝靈運求入淨社遠師以心雜止之

詩辭鍾王

僧寂名耽章年十九入靈石山南平鍾王嘗畫禮致之

不赴但作詩付使者云推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
變心樵客見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

普願遊莊

南泉普願禪師姓王擬取明日遊莊其夜土地神先報
莊主莊主乃預為備師到問莊主爭知老僧來莊主云
昨夜土地神報師來師曰王老脩行無力卻被鬼神覷
見

淨真投海

淨真華亭人宋嘉定間為興聖寺僧有道行嘉熙間浙
江錢塘江坍真作偈呈趙端明遂以身投海三日而還
謂衆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江不復崩矣語訖
復入于海安撫上其事勅賜護國真法師

墮鴈

西域有比丘見羣鴈飛乃曰可充我食一鴈即墮地佛
曰此鴈王也不可食因立鴈塔

聞鷓

傳燈錄益州無住禪師嘗務宴寂于時庭樹鷓鳴杜鴻
漸問師聞否曰聞鷓去又問師聞否曰聞鴻漸曰鷓去
無聲何師言聞曰聞非有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何曾
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
此之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即免聲塵所
縛

弄獅

藥山禪師問雲巖聞汝解弄獅子是否曰是弄得幾出

巖曰弄得六出藥山曰我亦弄得一出巖後到瀉山瀉
山問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雲巖曰是曰長弄麼還
有置時雲巖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

喚虎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時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
師曰有兩個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庵後出師曰有客
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
僧常念觀音經

召魚

蜀普錄東川解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
誦經五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皆
沒

巢鵲

杭州道林禪師姓吳名元卿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
蟠屈如蓋遂棲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為鳥窠和尚
太守白居易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

甚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曰心火相交性識不停
不近人

正法念經沙門不得近一切捕鳥人戲論人外道人
不畜兵

長阿含經沙門不畜象兵馬兵車兵步兵

牛犯稼

大安和尚曰安在瀉山三十年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
入草便牽出若犯入苗稼即鞭撻調服既久受人言語

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

烏銜花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少通經史嘆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止觀出世舟航遂投師落髮入牛頭山有百鳥銜花之異

騎驢不下

廣語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驢不肯下識得驢了卻不肯下此一病更是難醫若解得方喚作無

事道人

牧牛無縱

牧牛序昔吾佛垂滅命弟子曰善守汝心譬若牧牛無
令縱逸犯人禾稼予嘗畫為五牛其一體純白喻真性
無染其二首漸黑喻迷真起妄其三體純黑喻業垢嬰
纏其四首漸白喻背妄歸真其五又純白喻復還本原
其理直而簡異乎舊人十二年牛之說

卓錫誌地

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寶誌公與白鶴道人欲
之同謀于梁武帝帝以二人俱具靈通俾各以物誌其
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
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
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
各以所誌築室焉按寶誌姓朱金城人

擲錫飛空

釋氏要覽昔高僧鄧隱峰遊五臺山至淮西擲錫飛空

而往西天

蜂子投牕

古靈禪師行脚回叅神鎖禪師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竝無事業又問汝行脚遇何人發言異常靈曰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神鎖禪師一日牕下看經有蜂子投牕求出古靈曰世界如許廣濶不肯出鑽他故紙

獅子出窟

馬祖問一講僧莫是獅子兒否僧云不敢師作噓噓聲
僧云此是佛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師乃
默然僧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僧云獅子出窟法
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僧無對師云遮鈍根何師

聚石談經

異僧生公講經于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與談
至理石皆點頭按生公即竺道生也鉅鹿人生而穎悟
遂改俗緣依沙門竺法汰年十三便登講座

磨磚成鏡

馬祖姓馬名道一得法于南岳懷讓禪師懷讓禪師得法于六祖讓一日在馬祖庵前磨磚祖問要作甚麼讓云欲得成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如牛駕車不行打車是打牛即是若學坐禪禪非坐悟若學作佛佛無定相馬祖聞之如飲醍醐因此大悟按懷讓姓杜

饑飯困眠

或問大珠慧海禪師曰和尚脩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

勞生息死

良价禪師既坐化其徒號慟師復開目曰勞生息死於悲何有

山堂肆考卷一百四十六